旅行,片段

想脑这个长途电话很久了, 但一直到昨天坐在头上才突然找到一些动笔的思路。

"当我不在你身边时,我才最爱你。"

【2015年, 6月初】

结束了一天的无缝链接的工作会议, 张耕宇终于有时间坐下来清清脑子, 他揉了揉眉心, 看着行驶仪上的时针指向23:40, 拿出车钥匙准备打火。

这次金曲奖筹备工作开始的很早, 三月的时候大家已经聚在一起开始讨论。应该是有了去年的叫好又叫座的成功经验, 今年各个执行单位异常积极, 纷纷呈上各种落地方案, 版本号甚至 从A用到K; 好容易落地方案比稿调整完毕开始执行, 各大唱片公司呈报会又开始车轮战, 就这样事情推着事情, 人推着人; 这项堪称华语乐坛风向标的大型盛事, 被一群有才华有热情的家伙们稳步向前推进着。

各大唱片公司感受到盛会对市场表现的放大效应,今年给到的参与名单唱比往常成倍增加,光是确认到座人选就把筹备小组困扰的叫苦不迭,每次大家搞不定沟通工作的时候,困难症结最后才会被推到张耕宇案前;看到同事们为了这乐坛盛事如此勤力,他也不免用尽全力说服斡旋,该推的推,该拒的拒,星光要足——入围歌手必须得坐在下面好好的听他唱歌;同时坚决谢绝虚占名额,终于最重要的幕前幕后参与名单已定得差不多,万事俱备,接下来只等最后的预热宣传,明天还要听媒体运营组的汇报方案,一想到这些,他就想马上回家洗个热水澡然后继续回到办公室。

越是忙碌的日子,突然独处的时候又越发的寂寞,想念总在这个时候无孔不入,他有些后悔之前答应那个人,准他跑到大老远的地方"过暑假"的请求,摇了摇头,这能怪谁。

突然电话铃声在安静的车内空间响起, 兀自在隔音效果良好的车内空间里回响着, 让他有些意外, 把钥匙放在一边再次确认了一下时钟, 这不是访客会电联的时间段...

那么还能是谁呢?

他笑着低下头, 将车窗顶蓬的通风窗打开, 摸出蓝牙耳机戴好, 然后按了接听键。

"我在。"他清了清嗓子, 先开口招呼。

对方略微犹豫了一下,才发出声音:

"...你...是已经休息了吗?"

"还没有, 怎么啦?"

"哦,我看你过了一会儿才接,刚准备挂掉..."

"那幸好我有及时按到,不然你就会溜走是吗?"

"不是这个意思啦,我担心是不是吵醒了你"

"嘘,别乱想"他出声安慰他。

"好吧, 工作没影响吧?现在在家么?"

"工作很顺利,不要担心,现在就我自己。"

他想了想,不直接回答,但让他知道此刻的对话环境是安全的。

"哦,我…打来只是想跟你聊聊天,拨出去才发现时间已经很晚了,不好意思。"对方的语气还是有点没底气的样子,像是随时会挂掉一样。

他清了清嗓子,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不要显出疲态。

"这个时间很好啊, 那可以告诉我你想聊的吗?"张耕宇循循善诱。

"这里信号不太好, 你能听清楚我的声音吗?"

"还可以, 只是声音有些小。"声音太小, 会听不清他黏黏糊糊的国语, 他是有些私心。

"哦, 哈利睡着了, 你等我"

窸窸窣窣的一阵声音过后, 电话对面的人像是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角落, 担心他等着急了, 他的语气有点急促;

"你还在吗?"

"在, 等着你, 讲话方便了哦?"

"对, 能听见我的声音吗?我现在在这家民宿的天台。信号应该好了点吧~"

"很清楚, 小心点, 会不会很冷?"

- "有一点,不过我有穿外套"
- "多穿一点, 就当是我抱着你。"
- "诶,你在讲什么啊",他先是愣了一下,又立刻发出吐槽。
- "我想抱着你,不可以吗?"
- "…不是不可以…可干嘛在电话里说。"黏黏糊糊的声音,像小动物的抓挠让人心里痒痒的。
- "电话里说也只有你听到啦,你回来我就不用说了"他能想象长途电话对面的人又在哪里害羞捂脸:
- "为什么啊?"他懵懵的,果然上当了:
- "你回来的话,我要抱你就直接上手啊!",他故意停顿了一下,想听听对方的反应。
- "...你到底要不要听我聊天啊"害羞转化成懊恼, 他果然想转移话题;
- 本来想再看看他要不好意思到什么地步, 但他又泛起怜惜的心理, 于是柔声说道;
- "当然要,不听我今晚一定睡不着,我耳朵都竖起来了哦"他故意很夸张的真的把耳朵竖了起来:
- "我看到了好好看的风景, 真的"
- "我没有去过那么北的地方, 可以跟我讲讲吗"
- "我发誓你从来没看见过这么大的月亮,比我见过的最大的月饼一百个加起来还要大,还闪着宝石一样的光芒"
- "真的哦, 你喜欢看月亮?"
- "在台北时候, 到处都是高楼和街市的霓虹灯光, 以前也经常抬头看到月亮, 但好像不太一样。"
- "哪里不一样,都是同一个月亮啊"
- "说不上来, 这里的月亮大到夸张不说, 还很漂亮, 离我很近, 你都不知道有多近"
- "近到你可以抓到吗?"
- "如果这里有一个梯子, 我说不定就可以够到, 到时候我就成了第一个'抓住关不掉的月光的人
- "是哦, 我也很想看这样的月亮"

- "我拍了很多照片,回去投给你看啊,我们可以把屋子弄成那种黑黑的,投影出来一定很好看"
- "那我就保持期待喽,你记得不要删掉照片。这几天玩开心吗?"
- "嗯,还不错,这里的样子变化好大,以前光秃秃的荒漠现在全都栽了树,很多树长得像这边的人一样,高高大大的,嗓门也大,他们唱一些民歌的key真的比我们俩加起来还要高,不过这部分我忘了录下来了,真想让你也听一听,真过瘾。"
- "我也很想在你身边啊"他默默的说,察觉到对方的兴趣正浓,就没有开口打断他。
- "他们一边唱歌,还会跳舞,这样还不够还要拉我一起跳,然后还要说我跳得不够有气势,把我弄生气了我蹦起来跳给他们看,最后所有人都被我的舞姿征服了,哈哈"
- "这么厉害?那你回来可以跳给我看~"他觉得他讲这些的时候一定在笑, 因为他的声音都像是要跳起来;
- "什么啦, 那岂不是怪怪的"
- "有什么怪怪的,你笑我跳舞很烂肢体不协调,那你学会了当地民族舞秀一下也不行哦"
- "那……脱离了那个气氛根本没法跳嘛!"
- "那我好像很划不来, 当地的少民朋友们能看你唱歌跳舞, 我什么都没有~"
- "谁说你什么都没有啊"他不满意的说:
- "你有我…给你打电话呀"脑子转了一圈, 才挤出后半句。
- "这倒是实话。"他的坦诚, 必须立刻真心给出肯定:
- "还有哦,我这次过来,又像上次一样喝了当地的酒,样子很像珍珠奶茶,但味道居然是咸咸的,好奇怪,不过味道不赖,我记得当年第一次喝我明明觉得很难喝来着。"
- "是口味变了吗"
- "不知道, 你知道我以前去的那一次, 他们说这是接待远方客人的好酒我才喝, 结果害我做了一夜的噩梦, 现在回想起来一定是太难喝了才会这样。"他的语气忿忿的; 听起来像是仍然忘不掉那个梦;
- "噩梦?那时……你做了什么噩梦?"

""

察觉到对方的犹豫, 很明显这里面有秘密。

"之前你跟我说第一次去内蒙古,怎么没提到噩梦,可以告诉我吗?我们来研究研究"为什么,他会做噩梦?他还是很想知道。

- "没什么好研究吧…都过去那么久了"
- "说了之后就不会再做了哦?"
- "本来后来也就没有梦过了……"他的声音越来越低, 不知道在怕什么:
- "那更没关系了吧?说吧"
- "就是那时候……我们不是还没……喝了酒我觉得头很晕,后来迷迷糊糊睡下以后,做了一个梦,我回来找你,结果你说不要见我……"

地球毁灭, 山洪暴发, 海啸淹没……他料想了无数种堪称为噩梦的情形, 怎么也没料到他说的噩梦是因为自己不要见他。

- "我怎么会不要见你…你在想什么?"他几乎是立刻问出这句话;
- "我都说了是梦嘛!所以…"对方像一只被踩痛了爪子的猫一样一跳而起;像准备反驳着什么却 又犹豫的咬起嘴唇:
- "所以什么?"
- "所以是噩梦, 就是梦见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, 把我吓醒了..."
- "傻瓜, 我怎么会不要见你, 你不应该这样想。"
- "那我应该怎么想, 那时候你又没有来找我, 我当然觉得你可能就是不想……"嘟嘟囔囔的讲到这些, 他那种显得即委屈又无奈的语气又冒了出来。
- "是我的错,我应该早一点出现在你面前,把你抢走,骗走,抱走……反正都是我的错,害你瞎想还被噩梦折磨。"

"对不起。"

本来他想说那个时候我没有一天不想你,我每天都在考虑以怎样的态度和准备去迎回你,毕竟你的事业你的成就你的经历,耀眼的就像你说的那一轮明月灿烂又光辉,但却又遍布伤痕,如果我不能保存你的光芒治愈你的失落,让你回来却又换来折损的代价,那我如何能原谅自己情感上的自私和行动上的草率呢?让你担心和失望不是我本意我只是......

可到了嘴边他只剩下了一句。

- "我的错, 对不起。"
- "……"没有回应, 只有长途信号传输的电流声滋滋的想。
- "哈林?"他不放心, 问了一句:
- "……我在。"他声音闷闷的, 像感冒一样。

- "你别哭。"
- "我没有在哭啦;"明明吸鼻子的声音明显到不行, 他就还要嘴硬。
- "我其实早就应该跟你说这句话,是我不对,噩梦以后不会再来,我保证。"
- "嗯。"小小声乖乖的回应他;"反正那件事又没发生,可见噩梦是反的。"还在抽,但听起来语气倒又透露出一些得意:
- "还有, 记得以后出去的时候, 不要随便喝别人递过来的酒"
- "……" 对方像是卡住的磁带说不出话。
- "除非我也在。"既然有些场合无可避免, 那就加一层安全阀。
- "嗯。"他乖乖的, 倒不再有任何辩解。
- "鼻音这么重, 你快进屋子吧, 要不要先去休息?"
- "可我还不困:"
- "我很愿意陪你讲通宵, 但你一熬夜就会感冒诶, 这样不太好。"
- "那我睡不着诶?"
- "我知道你为什么睡不着,可惜我不在,不然有一件事做完一定让你睡得脸红红的捏也捏不醒。"
- "??什么啊"有人一听炸毛了;
- "你觉得是什么?我们在入睡之前常常做的哦…"
- 他讲这种话别人会不会听到啊, 他当机立断的放话打断;
- "等一下!!"夸张的叫喊透破耳膜。
- "我说的是头皮按摩。"他故意等他喊完了才讲出答案,太想看某个人的反应,羞到脸红是一定的;
- "……张耕宇!你是故意的!"语气听起来他应该已经开始跺脚了;
- 张耕宇很满意这个对话的效果, 逗猫的乐趣, 别人哪里会知道啊;
- "你要理解成那样也可以,我很想抱着你睡,那种感觉我从上个星期就没有享受过了,你对此有没有什么建议?"
- "哼, 那你这几天一个人可以听音乐入睡啊。"听到爱人想念的话语, 他又开始臭屁着安慰。

"音乐啊, 等你回来哼给我听才可以吧。"

"……好。"

"你那边很忙吧?辛苦了,也没有陪着你……"他想到什么,言语中透露出关切和歉意:

"哈利放暑假, 你陪他当然最重要。金曲奖一年一度, 肯定要忙一点才能把典礼做好, 我这边推进的还顺利, 等你回来就有得忙。"

"我会好好的, 你也要好好保重。"

"好。快去休息吧,接下来你陪哈利玩得尽兴点,自己也要按时吃饭。"

"我知道了。"

"回来我要检查有没有饿瘦哦, 亲自检查。"

"我知道了啦!"又开始跳脚是怎么回事, 跳脚也要说;

"好啦, 那你先和我说晚安?"

"晚安……";"你怎么不说晚安呐?"

"我很想你。"因为我要先说这句话。

"……我也是。"过了半晌, 他才出声。

"晚安, 好好睡一觉吧。"

"好的。"

张耕宇等电话传来长长的忙音. 才轻轻的按掉挂机键。

发动车子之前, 他还是把这句消息发了出去, 他因为思念而睡不着, 他又何尝不是。

"更多的话, 等见面, 我们一边吻, 一边说。"

END.